

甘肃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



桑吉仁谦 [土族]

美丽的谎言

甘肃文化出版社

甘肃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

美丽的谎言

桑吉仁谦(土族)

甘肃文化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 I P)数据

美丽的谎言/桑吉仁谦著. —兰州:甘肃文化出版社,
2003. 11
(甘肃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)
ISBN 7—80608—878—4

I. 美... II. 桑...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01462 号

甘肃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

主编 李生林

美丽的谎言

桑吉仁谦 著

出版发行:甘肃文化出版社	印 制:甘肃地质印刷厂
社 址:兰州市庆阳路 230 号	厂 址:兰州市西固区福利西路 357 号
邮政编码:730030	邮政编码:730060
电 话:(0931)8454246	经 销:新华书店
开 本:850×1168 毫米 32 开	版 次:2003 年 8 月第 1 版
字 数:200 万	印 次:2003 年 8 月第 1 次
印 张:80	印 数:1000
书 号:ISBN 7—80608—878—4	

定价:150.00 元

甘肃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

编委会名单

编委会顾问：洛桑·灵智多杰 喇敏智

编委会主任：李生林 张炳玉

编委会副主任：程士荣 马少青 汪玉良

赵之洵 伊丹才让 马劳周

编委：李 禾 祝正祥 于辛田

何 来 马自祥 吴季康

苏锐钧 安生明

主 编：李生林

副 主 编：马少青

写作：只是提高 生活品位的一种方式

自序

19 世纪美国著名的儿童读物作家霍雷林·阿尔杰写了一百三十多部作品，在他的作品中始终贯穿着一个令人奋进不止的主题思想：无论你是来自何地的穷孩子，只要肯吃苦耐劳，勤奋诚实，坚持不懈，你就能在美国社会出人头地成为富翁和权贵。他的这种从乞丐到富翁的人物传奇故事，在美国一直是畅销的，销量超过一亿册；同时他这种朴实的个人奋斗思想，成为美国的穷孩子们寻找富裕梦想的精神指南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美国人。

无独有偶，20 世纪的后半叶在中国的土地上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作家群落，他们中有出国留学的学者，有受过专门教育的科班，也有一些粗识字的，从学字典开始搞创作的，无论用那种

2 甘肃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

方式起步的作家,只要坚持不来的人都获得了一定的创作成果和名誉地位。中国文学创作的这种情况同样告诉我一个道理:只要有一定的文化基础,热心于文学创作并且坚持不懈的人,大小都能成点事。我就是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下,懵懵懂懂闯进了文学的殿堂,像那些做着富裕梦的美国人一样也开始做一个作家梦。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,我的学习热情颇高,毅力不减,可就是没有做出多少文学的贡献,没有写出什么好作品来。我的这种情况跟我之前和之后的中国作家们比,简直无地自容;只能说是像美国19世纪在霍雷休·阿尔杰影响下的那些美国的“寻梦人”一样,至今仍是个“寻梦人”。

业余创作将近20年了,为什么还是个“寻梦人”?我对自己“寻梦”的过程做了个简要的回顾和肤浅的反思,发现我“寻”不到“梦”的原因主要有三点:一、创作的起点低;二、“业余爱好”的时间过长;三、没有特殊的创作才能。

从20世纪80年代始,在老师的精心指导和帮助下,我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《帽子的罪过》。之后,我又发表了一些中短篇小说和散文,同时加入了省作家协会。虽然变成铅字的文章有了几篇,作家组织也参与了进去,但从现在的角度看,我那点儿水平离真正的作家还相差十万八千里。具体地说,就是“创作的热情很高,但起点太低”。“热情高”的好处是基本的学习和写作训练不间断,所以能坚持到现在;“起点低”作为作家的一些基本素质不具备,思想和理论的修养更谈不上,纵然对生活有诸多的感慨和想法,却不能如意地表达出来,这样必然就要比别人走更多的弯路,付出更多的无效劳动。西方神话中的那个西西弗,神让他把一个巨石从山脚推向山顶,他从山脚开始努力,推到山腰,巨石滚下来,他重新从山脚往山顶推。有时他付出全身力气

快要推向山顶了,巨石又滑脱,滚到山脚,他又重新开始。西西弗虽然付出了毕生精力,但是没用,他这是无效劳动。迄今为止,我的创作大概也就是这种情况。之所以是这种情况,就是起点太低,不具备作家的基本素质;犹如西西弗不具备把巨石推上山顶的力量。这多年之所以坚持了下来,全凭“热情”支撑。

反思时我同时发现,业余的时间过长,对一个执著的“寻梦人”来说很不利。“业余”把你的创作水平始终框定在“业余水平”上。因为你的本业不是创作,而是别的工作;本业之后才轮着你的“业余创作”。到“业余”时再创作,精力不仅不专,而且有限;时间零零碎碎,不完整;思路时续时断,不连贯;情绪忽高忽低,不统一;热情忽冷忽热,不持久;一篇万把字的小说,需要几次的衔接和重新开始才能完成,这样“创作”出来的东西,和创作它时的情形一样——“忽冷忽热,反复无常”,除非大家都写不出一篇成功的作品来。所以,我发现“业余”时间过长并非好事,它一直把创作摆在次要的位置上,一直得不到高度的重视,所以也就一直保持着“业余”的水平,创作不出好作品来。说到这里,我想起拳击运动,有些运动员纵然有为时不短的业余拳击生涯,打过几百场业余的拳击比赛,但当他成为职业拳击运动员时一定就是好运动员,就能打出一流的水平来。而有些拳击运动员,“业余”拳击的成绩几乎等于零,但成为职业拳击运动员之后不久,就能打出好水平,成为屡战不败的拳击英雄。两者悬殊如此之大,为什么?职业拳击运动员一旦“逼上梁山”,就会尽心尽意地训练,全力以赴地打,所以能打出高水平来;而“业余”场次多者,于自己的生计关系不大,“打赢就打,打不赢就走,”没有出生入死的精神压力,所以水平也就一直停留在“业余”的水平上。我想,文学创作和拳击运动虽然在性质上有着质的区别,但在运

作的道理上是一致的。从这个意义上评价自己,我就是一个典型的“业余拳击运动员”虽然打过无数次的拳击比赛,但真正有质量、有水平的拳击比赛一场也没有,打了多年等于没打。

还有一点,我感觉自己并没有特殊的创作才能,特别的天赋。如现今的好多年轻作家,不鸣则已,一鸣惊人,创作对他们好像很容易,玩似的,轻轻松松几下子,一部有轰动效应的作品就问世了;有些小作家的大作品接二连三地发表、出版,出现一次又一次的轰动效应。我认为这些青年作家的写作水平不一般,出手不凡,归根结底是他们的天赋好,有创作的特别才能。如我这样的“老业余”,爬格子爬了好几年,轰动效应一次也没有创造出来过,甚至连有点反响的作品都没写出来一篇,这种情况除了上面说的起点低,业余时间过长这些不是充分理由的理由外,根本的问题我认为还是天赋或创作才能的问题。当然在这个充满竞争的社会里,说自己没天赋,没才能是最大的笨蛋,然而面对文学创作这样一种高难度的精神劳动,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先天不足,否则就一定会成为西方的西西弗神话中的人物,累死自己还难以启口。

当然,反思一下自己的创作经历,发现一些创作中的缺点和不足,并不意味着现在就比过去提高了多少,写出了多好的作品。说实话从开始学习写作到现在,我一直贯穿着一种思想:我只是一个文学爱好者,是个业余写作者。之所以“爱好”和“写作”是因为“爱好写作”,仅此而已。我从没把文学的功名当做比生命更珍贵、更主要的目标来追求,从没想过出名,轰轰烈烈,更没有挖空心思地朝着“放之四海而皆准”的目标前进。我固执地认为,在一个人的一生中,生命是最珍贵的东西;热爱生命,珍惜生命,发挥生命中能够发挥出来的潜在能量,这是生命应尽的责

任和义务,任何超过生命限度的努力都是徒劳,都是对生命的一种猥亵和不负责任。出于这样一种理解和认识,我对养育我的本职工作特别看重,给它以最充足的精力和尽可能多的时间,对于我非常爱好的学习,给予格外的青睐和关注,从不冷淡了它;至于文学创作,我把它同样看做是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,但它仅仅是生活的“组成部分”并非生活的全部。正因为如此,从20世纪80年代始,我一直是个“文学爱好者”、“业余爱好者”;之所以“爱好”和“写作”,是因为它是生命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,是生活本身,我不能没有它。这一点,勿需多言,可从我“乱抓毛”的写作特点和爱好中体现出来:我写小说,写散文,也写报告文学;写小品、随笔日记,也写理论文章和论文。有时候,对这些写作的营生厌倦了,我也搞摄影、练书法,对体育运动还特别感兴趣。我对生活中有益的活动都感兴趣,多少都有点研究和探讨,但对哪一项都不专、不精,哪一方面都没做出成绩。假如我不把自己框定在某个方面,专攻某个领域,或许能做出点滴成绩来的,但我认为那样就对不起我宝贵的生命了,太勉强它,太委屈它,甚而连生活本身的丰富内容都会丧失殆尽的,那多不值得。所以,简单地说,我的生活主张就是“量力而行”,适可而止,不要因为某种虚荣,把自己搞得太累,太委屈。生活的关键不在拥有多少虚荣,而在创造一种品味;有品味的生活才是高质量的人类生活。

因为本人的这种生活主张和追求,这些年来在我的“业余”生活中也积攒了一些“业余的产品”,全天奉献给你的就是我的“业余产品”中的一部分,它们并不精美,甚至并不成熟,但很真诚,它是我对生活的思考和对人生的感悟。倘若有哪一句话或哪一个细节感动了你,启发了你,我就感到了万分的荣幸。因为

6 甘肃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

你的感动也就是我的感动,对你的启发也就是对我的启发,只要你我都有了这种共同的感动和启发,相信我们一定也会有着某些方面的共同语言,共同志向;愿我们为这可贵的“共同”而共勉吧!

因为长时期的“业余”创作生活,导致目光短浅、生活死板,未能认识几位名人和大家,也就不能请名人或大家们做序,只好自己唠叨几句,权作序。

2002年2月25日

于华藏寺

目 录

1	序
1	遗 忘 ——《流行文明病》之二
18	没 劲 ——《流行文明病》之三
36	狂 蟹 ——《流行文明病》之六
54	美丽的谎言
173	纤 手
228	期 待
342	作者后记

遗 忘

——《流行文明病》之二

娘娘保，地道的山沟里长大的青年，工作三年了，没回过一次家。爹妈老了，日夜眷恋游子，睡不美，吃不香，怨恨之言车船载不动。

娃他妈，这娃逛野了，都三年整三个月了，不知道回家来看爹妈的。老爹说。他要回来，哼，我先搨他几个嘴巴子。

哎哟他爹！老妈心疼娃子，也为娃子自豪：娃要真回来，凭他的巧嘴嘴，你连个屁都放不出。

嚯，你这死老婆子！叫他孝顺爹妈有错呀？爹妈拼死拼活供他当了干部，他就该甩了爹妈不管？

我说他爹，言重了！他咋甩了爹妈不管哩？怕是工作忙，脱不开身。娃儿才认上新工作，咋能三天两头往家里跑哇？！

爹，妈。小娃子不服气地插进来：我有法叫大哥回来！

啥法儿？

我呀，给他拍个加急电报，说爹妈双方病重，速速回家，他能

2 甘肃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

不回来？

爹妈听了拍电报，眉头皱紧了。一拍电报，知道事急，娃儿要是闲着还好说，忙着可就要急坏身子骨了。不过，考虑再三，除了拍电报，再无良策叫娘娘保回来，爹妈只好依了小娃子发去了电报。不几日，娘娘保果真回来了。

夏日的黄昏，乡亲们大都闲着，早早吃了晚饭，悠闲地在巷子里蹓跶。夕阳的阴影已经遮住了村庄的大半地方，牛羊都围在村庄周围的草坡上，等着日落就进圈；成群的寒鸦一忽儿在夕阳里翻飞，一忽儿在阴影里低翔，眨眼便飞进自己的窠穴里去。娘娘保穿着啰啰嗦嗦的风雪衫，罗汉裤，脚蹬一双后跟上卷的旅游鞋，趾高气扬，穿过河滩阴影地。

娘娘保见一个年老的乡亲，微微一笑。

娘娘保见一个同龄青年点了点头。

娘娘保走进家门，两手空空地站在爹妈面前，朝爹妈点点头，傻乎乎笑，并不出声问爹妈好。

老爹拉皱了脸，老泪纵横地迎上去，用结了厚茧的硬撅撅大手，握住娘娘保细嫩白净的手臂，使劲摇着，哽哽咽咽地问：

娘娘保，出家这么几年了，你就没想你的爹妈，啊？

Dad, How do you do(爹地，你好！)娘娘保答。

我娃，你真狠心！老妈低矮瘦弱的身子裹在不合身的破衣襟衫里，瘦骨嶙峋的双手捧着脸哭，仿佛从一堆破布里哭出的声，喊出的话。妈想你眼睛都哭麻了，你……

Mum, Nice to meet you! (妈咪，见到你很高兴)娘娘保答。

爹妈听了和儿子相逢后的头一句话，觉得有点怪，很不顺耳。但毕竟儿子旅途劳顿，爹妈舍不得问究竟。小儿子挺机灵，

看着爹妈盼的和实地见到的大哥不是一个人,和爹妈不是一种心情,赶紧岔开了话题,叫爹妈进堂屋喝茶去,让大哥歇一会,再叙旧日,爹妈依了小娃子,高高兴兴走进堂屋去;娘娘保极有分寸地朝爹妈点点头,抱拳揖别,说声“拜拜”,便走进给娘娘保收拾好的小屋里歇息去了。

爹妈跨在堂屋炕沿上,双目相对,一言不发。不一会,小儿子也奔进堂屋里,愣望一会爹妈,便唉地叹一声气,蹲到木凳上抱住了头。

睡了?老爹吹了吹旱烟锅,问。

睡了!小儿子头也不抬地答。

叫好好睡一觉,坐车比干重活还累哩!老妈抚了抚额上的乱发,说。

似乎有一种陌生的重压,或是墙壁之类厚重的障碍,兀然落在了日夜思盼的爹妈心里,两老人感觉到了,但谁也说不清它是什么,也不愿随便把这种陌生重压感说出口。儿子终于盼来了,白白胖胖的,生命正旺盛,这是顶要紧的;儿子旅途累了,歇一会再叙旧,这是爹妈也能原谅的,情理之中的事。作为爹妈,能容得下儿女的一切娇滴、缺陷、合理和不合理的要求,古人感叹的可怜天下父母心,指的大概就是父母的这种宽容和理解。父母似乎本能地能做到宽容和理解,可是儿女呢,有几个能理解父母的这种心情呢?屋子里清寂无声,夕阳的余辉在窗棂上抹了一方块金,也因堂屋的清冷,瞬间便跳出窗棂远去了。

妈,我担水去哩!小儿子耐不住这新添的清寂气氛,一蹦子跳起来走出堂屋去了。

唉,我饮牲口去吧!老爹磕净了烟锅,披了黑的夹袄,佝着背走出堂屋去。

剩下老妈，双手拄着大腿面愣坐了一会，便走进厨房里做饭去了。老妈生了火，心里很犹豫，离开三年多的娃子，胃口不知变成啥样了，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，老妈一点不知晓。本想着，她到小屋里拍醒娘娘保，问问清楚，走到小屋门口又折回到厨房。娘娘保睡得正香，沉重的鼾声止住了她的步。老妈寻思，小时候，娃儿最爱吃烫面饼子，山芋块儿做的白面面片子，顿顿吃不腻。眼下娃儿初来乍到，坐车身上不舒服，吃烫面饼子怕是不合口，还是做山芋面片子的好，清汤寡水地吃点，肠胃舒坦。老妈给娘娘保留着一皮袋精良的外地白面，娘娘保的大舅来了都没舍得吃。老妈把那袋面从柜角深处找出来，抖了抖袋子上落的尘土。老妈还给娘娘保藏着一个羊腿，一月有余了。大舅来时刮掉了一块，远方的姨娘来又刮掉了一块，几日前来了两个乡干部又刮掉了一块。但老妈知道，羊腿上的哪块肉最好，给大舅刮了些干腿骨上的一小撮筋，给姨娘熬了干腿骨的肉汤，只有给乡干部，老妈割爱，刮掉了腿腕里的一块软肉，也只是一小块，饭里调了点引子。现在剩下的还是腿腕里最好的一块肉，只是放久了，肉上都长上了白霉点，有点儿辣味了。老妈从梁上取下了包裹严实的羊腿，剥了塑料皮，仔细地刮下来，切成长方形的条块，油锅里炸一炸，除去霉辣味，然后调进白面面片里去。泡饭的葱花儿没了，老妈到邻家里借了一碗来，娘娘保要是吃的可口，天天给他做顿葱花面片子。

老妈早就做好了晚饭，但舍不得叫醒娃儿，过一会儿到门口听去，过会儿又到窗跟里听去，直等到天麻黑，娘娘保醒来，老妈才把雪白的面片儿揪到锅里，几乎把锅底所有的羊肉块儿都舀进娘娘保的碗里，尖尖的一碗葱花羊肉面片，双手端到炕桌上。娘娘保不习惯了盘腿儿坐炕，老爹把炕桌拉到炕沿上，老妈把饭

碗也移到炕沿的炕桌上,叫娘娘保跨在炕沿上吃。娘娘保伸个懒腰,跨到炕沿上,勾了头闻闻饭味儿,皱皱鼻子,说:This food is very bad! (这些食物太糟!)

家里人都吃过晚饭了,但都陪娘娘保吃饭。他说些什么,谁也听不懂。老爹坐在固定的炕垅里,吧嗒吧嗒抽旱烟,小儿子坐在屋地的木凳上,怪别扭地望着门外,老妈心不肯,到厨房里又泡了一碟儿酸白菜,放到娘娘保的饭碗前,然后坐在对面的炕沿上,两手习惯地拄着大腿面,望着娘娘保吃饭。有好久好久了,老妈没见过儿子坐在自己的前面吃老妈亲手做的饭,这会儿望着儿子爬在炕桌上唏溜唏溜地吃,心里格外的亲切,格外甜蜜。可是望着望着,老妈望不下去了,心酸得像发面罐罐一样。娘娘保把她油炸过的羊肉块儿一个一个拣出来,小山似的垒在炕桌上,山芋的皮也全吐出来,糍糍糊糊地堆在桌面上。老妈伤心得坐不住,用那松树皮般粗糙的瘦手捧住泪脸,悄悄走进厨房里去

了。

夜很深了。山村的夜是美的。大山都变成比黑夜还黑的影子,隐隐约约,似有似无,环绕在村庄的四周,生命的一切嘈杂宁息了,惟有穿过村庄河滩的小河,声音像放大了出来,响得格外凄切,苍凉;偶尔传来几声山狗懒洋洋的吠声,然后山村又死寂,跟什么都不存在一样。

老爹泄恨似的,坐在炕垅喝茶,放了茶碗就抽烟,勾着头不说一句话;老妈规规矩矩跪坐在窗跟里,既不喝茶也不抽烟,双手放到那儿都觉得不自在;娘娘保跨在炕沿上,跷着腿,吱哩哇啦地自言自语,谁也听不懂他在说些什么;小娃子依然坐在屋地的木凳上,伛着背,两手抱着后脑勺,像遇了什么不幸似的悲伤。

用罐头瓶子做的无烟油灯，宽宽的捻头轻盈的摇曳着，照亮家里塑像似的四口人。这个无烟油灯是小娃子试验多次才做成的，在村子里算是较先进的照明，但娘娘保根本不放在眼里。娘娘保照惯了明亮如昼的日光灯，斜睨着弟弟的罐头灯，对小弟可贵的创造表现出难以言状的轻蔑。

团圆的一家人一直冷坐着，目光都对准那摇曳不定的小油灯，仿佛过去的一切欢乐和现时的一切委屈都装在小油灯里，愤怒地燃烧着。

爹妈离你远。你出门几年，没受过啥委屈吧？老爹盘腿坐着，揉着旱烟袋，不看娘娘保，问了一句。

OK！OK！吱哩哇啦吱哩哇啦吱哩……娘娘保摊开双手，做个极风雅的造型动作，笑哈哈答。

老爹瞥一眼企盼已久的儿子，侧过身去，不问话了。

过年过节，妈都给你留着好吃的，等呀盼，怎么也等不来，留着的好吃的都坏了，扔了。老妈提起这些事，不由地伤感心酸，话未毕，泪先淌出来了。

Yes！吱哩哇啦吱哩哇啦吱……娘娘保裂开大嘴笑着，风雅地摊开双手配之以明快的响指，显得更风雅了。

老妈勾下头去，仔细地揉搓兜襟上的一个面疤，小声地唏嘘着，也不说话了。

屋里刚刚流动开的空气又凝固不动了，惟有小油灯在轻柔地摆动。

你就跟爹妈好好说句话嘛！老爹不甘心这么僵下去，颇具耐心地劝说道：这几年，国家的大事怎么着？我们钻在山沟里，啥也听不到。

Yes！吱哩哇啦吱哩哇啦吱。娘娘保扳着面孔答。